

桃花扇

千年文淵 集郵典藏
系列圖書第一集

中華書局

桃花扇

千年文淵
集郵典藏
系列圖書
第一集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扇(“千年文渊 集邮典藏”系列图书.第1集)/(清)孔尚任撰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5.4
ISBN 978-7-101-10807-1

I.桃… II.孔… III.传奇剧(戏曲)—剧本—中国—清代
IV.I23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1243号

书 名	桃花扇(“千年文渊 集邮典藏”系列图书第一集)
撰 者	[清]孔尚任
责任编辑	李碧玉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201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30千字
印 数	1-3600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10807-1
定 价	42.00元

出版说明

《桃花扇》系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所撰传奇，是一部极贴近历史真实的伟大作品。

孔尚任(1648-1718)，字季重，号东塘，又号岸堂，自署云亭山人，山东曲阜人。三十余岁时，清康熙帝至曲阜祭孔，孔尚任被荐御前讲经，获赏识，破格授官。

孔尚任少时闻李香君桃花扇故事，即有意以此作一戏曲。既仕之后，得与多位南明遗民交往，所知更多，复广采博集，以南明王朝兴亡之第一手史料，于南明政权之“朝政得失，文人聚散，皆确考时地，全无假借”(《桃花扇·凡例》)，并糅合李香君、侯方域情事，于康熙三十八年(1699)五十一岁时，创作完成《桃花扇》传奇全本。遂付伶搬演，一时躁动京师，康熙帝亦曾命人征剧本以进。

孔尚任创作《桃花扇》传奇，意在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(第一出《先声》)，冀“可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之一救”(《小引》)。所谓“末世”，梁启超先生在《小说丛话》中直言：“《桃花扇》于种族之戚，不敢十分明言，盖生于专制政体下，不得不尔也。然书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，使人生故国之感。”则“末世”即“故国”也。然其时明祚已倾，南明王朝亦瞬时覆灭，清室根基已定，早无“一救”可为之机。此剧虽迫于“专制政体”，有意回避或改写了多处敏感话题，然语及史可法扬州之战，剧末兼有副净“时服”(满清衣

饰)登场访拿山林隐逸场面,终究触动文网,康熙三十九年三月,孔尚任以“疑案”得罪,免官赋闲,再未启用。

《桃花扇》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待赘言,其辞藻华美、格律精严,曲词念白,场上设科,无一不美;于人物形象刻画亦极出色:李香君“却奁”、“骂宴”,柳敬亭“听稗”、“投辕”,阮大铖“侦戏”、“媚座”,史可法“哭主”、“投江”,人各一面,皆具妥帖。不待粉墨登场,只捧剧本一读,几可呼之欲下。

《桃花扇》自问世以来,版本众多,康熙刻本、兰雪堂本、西园本、暖红室本及梁启超先生注本,俱影响广远。此次整理,我们只出白文剧本,择善而从,不出校注。文前收顾彩《序》,孔尚任自拟《凡例》、《小引》、《小识》、《本末》、《纲领》,以见此剧创作始末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5年1月

序

顾 彩

尝怪百子山樵所作传奇四种,其人率皆更名易姓,不欲以真面目示人。而《春灯谜》一剧,尤致意于一错、二错,至十错而未已。盖心有所歉,词辄因之。乃知此公未尝不知其生平之谬误,而欲改头易面,以示悔过。然而清流诸君子,持之过急,绝之过严,使之流芳路塞,遗臭心甘。城门所殃,洊至荆棘铜驼而不顾。祸虽不始于夷门,夷门亦有不得谢其责者。呜呼!气节伸而东汉亡,理学炽而南宋灭。胜国晚年,虽妇人女子,亦知向往东林,究于天下事奚补也?当其时,伟人欲扶世祚,而权不在己;宵人能覆鼎餗,而溺于宴安。扼腕时艰者,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;时露热血者,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。斯乾坤何等时耶?既无龙门、昌黎之文,以淋漓而发挥之;又无太白、少陵之诗,以长歌而痛哭之。何意六十载后,云亭山人以承平圣裔,京国闲曹,忽然兴会所至,撰出《桃花扇》一书。上不悖于清议之是非,下可以供儿女之笑剧。吁,异乎哉!当日皖城自命以填词擅天下,诂意今人即以其技,还夺其席,而且不能匿其瑕,而且几欲褫其魄哉!虽然,作者上下千古,非不鉴于当日之局,而欲铺东林之余糟也;亦非有甚慨于青盖黄旗之事,而为狡童离黍之悲也。徒以署冷官闲,窗明几净,胸有勃勃欲发之文章,而偶然借奇立传云尔。斯时也,适

然而有却奁之义姬，适然而有掉舌之二客，适然而事在兴亡之际，皆所谓奇可以传者也。彼既奔赴于腕下，吾亦发抒其胸中。可以当长歌，可以代痛哭；可以吊零香断粉，可以悲华屋山丘。虽人其人而事其事，若一无所避忌者，然不必目为词史也。犹记岁在甲戌，先生指署斋所悬唐朝乐器小忽雷，令余谱之。一时刻烛分笺，叠鼓竞吹，觉浩浩落落，如午夜之联诗，而性情加鬯。翌日而歌儿持板待韵，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帜矣。斯剧之作，亦犹是焉。为有所谓乎？无所谓乎？然读至卒章，见板桥残照、杨柳弯腰之语，虽使柳七复生，犹将下拜。而谓千古以上，千古以下，有不拍案叫绝，慷慨起舞者哉？妙矣至矣！蔑以加矣！若夫夷门复出应试，似未足当高蹈之目；而桃叶却聘一事，仅见之与中丞一书：事有不必尽实录者。作者虽有轩轾之文，余则仍视为太虚浮云，空中楼阁云尔。

梁溪梦鹤居士撰

凡 例

一、剧名《桃花扇》，则《桃花扇》譬则珠也，作《桃花扇》之笔譬则龙也。穿云入雾，或正或侧。而龙睛龙爪，总不离乎珠，观者当用巨眼。

一、朝政得失，文人聚散，皆确考时地，全无假借。至于儿女钟情，宾客解嘲，虽稍有点染，亦非乌有子虚之比。

一、排场有起伏转折，俱独辟境界，突如而来，倏然而去，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。凡局面可拟者，即厌套也。

一、每出脉络联贯，不可更移，不可减少。非如旧剧，东拽西牵，便凑一出。

一、各本填词，每一长折，例用十曲，短折例用八曲。优人删繁就减，只歌五六曲，往往去留弗当，辜作者之苦心。今于长折，止填八曲，短折或六或四，不令再删故也。

一、曲名不取新奇，其套数皆时流谳习者，无烦探讨。入口成歌，而词必新警，不袭人牙后一字。

一、词曲皆非浪填，凡胸中情不可说，眼前景不能见者，则借词曲以咏之。又一事再述，前已有说白者，此则以词曲代之。若应作说白者，但入词曲，听者不解，而前后间断矣。其已有说白者，又奚必重入词曲哉！

一、制曲必有旨趣，一首成一首之文章，一句成一句之文章。列之案头，歌之场上，可感可兴，令人击节叹赏，所谓歌而善也。若勉强敷衍，全无意味，则唱者、听者，皆苦

事矣。

一、词曲入宫调，叶平仄，全以词意明亮为主。每见南曲艰涩扭挪，令人不解，虽强合丝竹，止可作工尺字谱，何以谓之填词耶？

一、词中所用典故，信手拈来，不露钉铉堆砌之痕。化腐为新，易板为活。黠鬼垛尸，必不取也。

一、说白则抑扬铿锵，语句整炼；设科打诨，俱有别趣；宁不通俗，不肯伤雅，颇得风人之旨。

一、旧本说白止作三分，优人登场自增七分，俗态恶谑，往往点金成铁，为文笔之累。今说白详备，不容再添一字，篇幅稍长者，职是故耳。

一、设科之嬉笑怒骂，如白描人物，须眉毕现，引人入胜者，全借乎此。今俱细为界出，其面目精神，跳跃纸上，勃勃欲生，况加以优孟摹拟乎！

一、脚色所以分别君子小人，亦有时正色不足，借用丑净者。洁面、花面，若人之妍媸然，当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耳。

一、上下场诗，乃一出之始终条理。倘用旧句、俗句，草草塞责，全出削色矣。时本多尚集唐，亦属滥套。今俱创为新诗。起则有端，收则有绪，著往饰归之义，仿佛可追也。

一、全本四十出，其上本首“试一出”，末“闰一出”；下本首“加一出”，末“续一出”，又全本四十出之始终条理也。有始有卒，气足神完，且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，谓之戏文，不亦可乎！

云亭山人偶拈

小 引

传奇虽小道，凡诗赋、词曲、四六、小说家，无体不备；至于摹写须眉，点染景物，乃兼画苑矣。其旨趣实本于《三百篇》，而义则《春秋》，用笔行文，又《左》、《国》、太史公也。于以警世易俗，赞圣道而辅王化，最近且切。今之乐，犹古之乐，岂不信哉？《桃花扇》一剧皆南朝新事，父老犹有存者。场上歌舞，局外指点，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于何人？败于何事？消于何年？歇于何地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，亦可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之一救矣。盖予未仕时，山居多暇，博采遗闻，入之声律，一句一字，抉心呕成。今携游长安，借读者虽多，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。每抚胸浩叹，几欲付之一火。转思天下大矣，后世远矣，特识焦桐者，岂无中郎乎？予姑俟之。

康熙己卯三月，云亭山人偶笔

小 识

传奇者，传其事之奇焉者也，事不奇则不传。桃花扇何奇乎？妓女之扇也，荡子之题也，游客之画也，皆事之鄙焉者也。为悦己容，甘髻面以誓志，亦事之细焉者也。伊其相谗，借血点而染花，亦事之轻焉者也。私物表情，密缄寄信，又事之猥褻而不足道者也。桃花扇何奇乎？其不奇而奇者，扇面之桃花也；桃花者，美人之血痕也；血痕者，守贞待字，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；权奸者，魏阉之余孽也；余孽者，进声色，罗货利，结党复仇，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。帝基不存，权奸安在？惟美人之血痕，扇面之桃花，啧啧在口，历历在目，此则事之不奇而奇，不必传而可传者也。人面耶？桃花耶？虽历千百春，艳红相映，问种桃之道士，且不知归何处矣！

康熙戊子三月，云亭山人漫书

本 末

族兄方训公，崇祯末为南部曹；予舅翁秦光仪先生，其姻娅也。避乱依之，羁栖三载，得弘光遗事甚悉，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。证以诸家稗记，无弗同者，盖实录也。独香姬面血溅扇，杨龙友以画笔点之，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。虽不见诸别籍，其事则新奇可传，《桃花扇》一剧感此而作也。南朝兴亡，遂系之桃花扇底。

予未仕时，每拟作此传奇，恐闻见未广，有乖信史，寤歌之余，仅画其轮廓，实未饰其藻采也。然独好夸于密友曰：“吾有《桃花扇》传奇，尚秘之枕中。”及索米长安，与僚辈饮宴，亦往往及之。又十余年，兴已阑矣。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，每见必握手索览。予不得已，乃挑灯填词，以塞其求。凡三易稿而书成，盖己卯之六月也。

前有《小忽雷》传奇一种，皆顾子天石代予填词。予虽稍谙宫调，恐不谐于歌者之口。及作《桃花扇》时，天石已出都矣。适吴人王寿熙者，丁继之友也，赴红兰主人招，留滞京邸。朝夕过从，示予以曲本套数，时优熟解者，遂依谱填之。每一曲成，必按节而歌，稍有拗字，即为改制，故通本无聱牙之病。

《桃花扇》本成，王公荐绅，莫不借钞，时有纸贵之誉。己卯秋夕，内侍索《桃花扇》本甚急。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，乃于张平州中丞家，觅得一本，午夜进之直邸，遂入

内府。

己卯除夜，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，即索《桃花扇》为围炉下酒之物。开岁灯节，已买优扮演矣。其班名“金斗”，出之李相国湘北先生宅，名噪时流，唱《题画》一折，尤得神解也。

庚辰四月，予已解组，木庵先生招观《桃花扇》。一时翰部台垣，群公咸集；让予独居上座，命诸伶更番进觞，邀予品题。座客啧啧指顾，颇有凌云之气。

长安之演《桃花扇》者，岁无虚日，独寄园一席，最为繁盛。名公巨卿，墨客骚人，骈集者座不容膝。张施则锦天绣地，牖列则珠海珍山。选优两部，秀者以充正色，蠢者以供杂脚。凡砌抹诸物，莫不应手裕如。优人感其厚赐，亦极力描写，声情俱妙。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文孙，诗酒风流，今时王谢也。故不惜物力，为此豪举。然笙歌靡丽之中，或有掩袂独坐者，则故臣遗老也。灯炮酒阑，唏嘘而散。

楚地之容美，在万山中，阻绝入境，即古桃源也。其洞主田舜年，颇嗜诗书。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，竟入洞访之，盘桓数月，甚被崇礼。每宴，必命家姬奏《桃花扇》，亦复旖旎可赏，盖不知何人传入。或有鸡林之贾耶？

岁丙戌，予驱车恒山，遇旧寅长刘雨峰，为郡太守。时群僚高宴，留予观演《桃花扇》。凡两日，缠绵尽致。僚友知出予手也，争以杯酒为寿。予意有未愜者，呼其部头，即席指点焉。

顾子天石，读予《桃花扇》，引而申之，改为《南桃花扇》。令生、旦当场团圆，以快观者之目。其词华精警，追步临川。虽补予之不逮，未免形予傖父，予敢不避席乎！

读《桃花扇》者，有题辞，有跋语，今已录于前后。又有

批评,有诗歌,其每折之句批在顶,总批在尾,忖度予心,百不失一,皆借读者信笔书之,纵横满纸,已不记出自谁手,今皆存之,以重知己之爱。至于投诗赠歌,充盈篋笥,美且不胜收矣,俟录专集。

《桃花扇》钞本久而漫灭,几不可识。津门佟蔗村者,诗人也。与粤东屈翁山善。翁山之遗孤,育于其家,佟为谋婚产,无异己子,世多义之。薄游东鲁,过予舍,索钞本读之,才数行,击节叫绝。倾囊橐五十金,付之梓人。计其竣工也,尚难于百里之半,灾梨真非易事也。

云亭山人漫题

纲 领

左部：

正色：侯朝宗（生）

间色：陈定生（末）

吴次尾（小生）

合色：柳敬亭（丑）

丁继之（副净）

蔡益所（丑）

润色：沈公宪（外）

张燕筑（净）

右部：

正色：李香君（旦）

间色：杨龙友（末）

李贞丽（小旦）

合色：苏昆生（净）

卞玉京（老旦）

蓝田叔（小生）

润色：寇白门（小旦）

郑妥娘（丑）

部分左、右，各四色，共十六人。

奇部：

中气：史道邻（外）

戾气：弘光帝（小生）

余气：高杰（副净）

煞气：田雄（副净）

偶部：

中气：左昆山（小生）

黄虎山（末）

戾气：马士英（净）

阮大铖（副净）

余气：袁临侯（外）

黄钟霖（末）

煞气：刘良佐（净）

刘泽清（丑）

部分奇、偶，各四气，共十二人。

总部：

经星：张道士（外）

纬星：老赞礼（副末）

总部经、纬，各一星。前后共三十人。

色者，离合之象也。男有其俦，女有其伍，以左右别之，而两部之锱铢不爽。气者，兴亡之数也。君子为朋，小人为党，以奇偶计之，而两部之毫发无差。张道士，方外人也，总结兴亡之案；老赞礼，无名氏也，细参离合之场。明如鉴，平如衡，名曰传奇，实一阴一阳之为道矣。

云亭山人偶定

目 录

序	顾 彩	1
凡例		1
小引		1
小识		1
本末		1
纲领		1
上本		
试 一 出 先声		1
第 一 出 听稗		5
第 二 出 传歌		11
第 三 出 哄丁		17
第 四 出 侦戏		23
第 五 出 访翠		29
第 六 出 眠香		37
第 七 出 却奁		43
第 八 出 闹榭		49
第 九 出 抚兵		55
第 十 出 修札		61
第 十 一 出 投辖		67
第 十 二 出 辞院		73
第 十 三 出 哭主		79